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中国画院原院长程十发先生诞辰 100 周年。由上海中国画院和程十发美术馆主办的“精艺报国——纪念程十发诞辰 100 周年艺术展”是吸引沪上“程迷”的一大盛事。本刊特邀上海市松江区程十发艺术馆馆长、程十发先生学生毛国伦、程十发先生“不会画画的学生”曲艺家王汝刚，本次策展人之一，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论和策展委员会副主任汤哲明，从艺术、教学、生活展现这位海派大师的丰厚成就与个人魅力。



梅花仕女



紫金夕照图

卸烦愠千檐跨身河山同风月
识相思荡漾潜心处遍共天伦

王汝刚句

卸烦识相十二言联



补袈图



歌唱祖国的春天



云泉幽壑



昆曲玉簪记

善教学、爱昆曲，这样的程十发谁不爱

◆ 汤哲明

一部近现代中国画史，是古典精英艺术转向现代平民艺术转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传统文人画渐趋市俗化的趣味转变史。程十发正是在这个时代，舍弃了青年时代远离现实的山水梦，转攻表现现实的人物画，最终当仁不让地成为上海画坛接过当年任伯年所执人物画大纛的旗手。这既是程十发凭借天赋与努力的结果，更是时代的赋予。

程十发所以成为一代新人物画大家，是借少数民族题材点亮了画面色彩，他广泛吸收民间艺术的趣味，同时更彰显了传统笔墨之美，令其画既具美的表现，更符合时代所需。这是何以程十发会与一般以获奖为追求、

模仿时尚的画家拉开距离的原因，也是程十发绘画所以真正能做到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原因。而究其实质，是因为他做到了脚踏实地地深入生活。

程十发绘画风格的形成，既源于他的师承，更缘于他深刻而善变通的智慧。

由于起步山水，程十发就不像传统人物画家那样惟擅单线中锋白描，更善用中侧锋并用的皴笔，因而在笔墨表现的丰富性上比普通人物画家更据优势。如描绘大袖飘飘的古代人物，传统白描游刃有余，但在表现窄衣短袖的现代人物时，白描有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但对程十发来说，这恰恰成了彰显自己山

水笔墨能力的机缘。程十发人物画新风的形成，首先离不开他对中国深厚的绘画传统的继承与创造性变革。

而在吸收西画方面，除了他恶补过素描、色彩，程十发亦深受版画的影响。珂勒惠支、麦绥莱勒两位著名欧洲版画家皆善用粗犷简括的黑白对比，具有强烈的表现力。这深深地打动并影响了程十发，他巧妙地以粗细变化极大的大写意笔墨将两者融会贯通，将非凡的西画效果充分地转化于笔墨表现。此外，程十发更注重吸收西画色彩之长。用色清淡，是明清以来江南文人画设色的传统，是溶化在程十发血液里的下意识潜能，而这与当时他所能

见到的苏联巡回派油画的丰富微妙的灰色调，正相契合。程十发作画从不爱洗色碟，他吸收吴昌硕善用色的特色，以此融合苏联油画特有的银灰色调，将多种色彩相调和形成复色，在确定主色调的基础上表现鲜艳的少数民族服饰，以此形成程氏人物画的彩墨新风。

西画、民间艺术与传统中国画笔墨，是形成程十发新人物画鼎足而三的支柱，进而他更将这种独创而新颖的笔墨风格推广及他的花鸟、山水画，形成为人所艳称的“程家样”，成为新中国画的一代经典。

程十发以一生孜孜矻矻的努力，实现了他此生心心念念的“精艺报国”理想。

“小毛，你要吃一个老虎胆”

◆ 毛国伦

今年是程十发老师诞辰 100 周年纪念。我自 1960 年拜师到 2007 年老师仙逝，跟随老师左右达 47 年。而到今年正好经过了一个甲子 60 年。

1960 年 12 月 30 日，在我们学生举行拜师仪式的第二天，程十发老师就对我们说：“我们对画院的学生要求是很高的。古时五代南唐画院有个学生赵幹，他留下了一幅《江行初雪图》；北宋画院有一个学生叫王希孟，他创作了一幅《千里江山图》；今天这个时代的画院学生也要有攀登艺术珠穆朗玛峰的志向。”

老师具体明确地指出，在打基本功的阶段，要坚持“五写”，即临写、写生、速生、默写、写字。此后，老师还亲自讲解画论，导读清代沈宗骞著的《芥舟学画编》中的“传神论”，还为我们作写生示范，说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写实能力和过硬的笔墨的基本功，今后才能有所发展，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老师的教学方法不是旧时的师傅带徒弟那样严厉时加训示，也不是所谓手把手教学那样呆板。而是营造一种轻松、启发式的，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以提高的渐进式的指导。

我第一次见老师，是带着在中学美工组画的速写、写生去的。老师在我的一叠速写里挑选了二三张，要我顺着这个方向努力。1961 年画院组织我们第一次去苏州唯亭深入生

活，老师指出我画中的速写用笔不错。

1978 年我画了一张《祖冲之》，老师在裱画间里看到了表扬说这张画用笔有进步。1985 年我创作出版了彩色连环画《栲归》《巫山神女》，老师看了以后说：“不容易了。”1992 年我第一次出版了个人画册《毛国伦画选》，老师翻阅了一下，只说你画的一张《达摩图》不错。

老师语言不多，但次次都启发我自己去捉摸、思考、提高。我感到只有自己领悟到的，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老师的用意，就是最终要我们能自悟自度，修成正果。

有一个阶段，我作画比较少，有懈怠的现象，老师认真地对我说要“勤”，“勤能补拙”。老师以他的勤于思考、守正出新，努力创作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还有一个阶段，我作画胆子小，不敢放笔，老师发现这个问题，严肃地对我说：“小毛，你要吃一个老虎胆了，要把胆子放开来！”这正如禅宗故事中说的“当头棒喝”使我惊醒。

1992 年程十发老师曾题赠学生汪大文一首诗：

唐宋元明梦一场
前人窠臼好思量
千家万法熔成我
我为千家哺后生

这首诗道出了他受到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哺育，然后要回报社会、提携后辈的心声。

“我就喜欢唱大面，角色对路”

◆ 王汝刚

屈指数来，我在十发先生身边聆听教诲长达十九年。十发先生是书画大家，公认的国宝级巨匠。作为平民艺术家，他也是幽默大师，杰出的睿智学者，他著书立说，字里行间充满真知、乐观、豁达、超脱的精神境界，他的美学观点广为流传，在大千世界中弘扬人类大智慧。我对十发先生非常敬慕，蒙他不弃，称我为忘年交，我则对十发先生执弟子礼，自己定位是十发先生不会画画的学生。

程十发先生喜爱昆曲，甚至爱得有些“痴迷”。他谈起昆曲称得上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昆剧唱词很美，富有文学性，充满诗情画意，能启发我的创作灵感。你看，在《刀会》中，关老爷自荆州至东吴驾舟东下，迎着一轮朝阳，看见被旭日染红的江面，想起二十年前的英雄豪迈，发出‘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的感叹，这种联想实在形象极了，简直是个性化的诗句。”

因此，十发先生绘制戏曲人物特别传神，就拿《虎囊弹·山亭一瞥》来说，鲁智深叉腿扬手，目光炯炯，仿佛正在张口叫喊“卖酒的！”活脱脱把一个鲁莽的花和尚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

对于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昆剧，十发先生不仅爱听爱看，还与昆剧表演艺术家来往颇多，感情笃厚。上海昆剧团几代艺术家都把

程十发先生视为知音。俞振飞大师与十发先生是松江同乡，相交相知长达数十年；蔡正仁等艺术家与十发先生亦师亦友，引为知己。每当他们举办个人专场演出或研讨会时，十发先生总是逢请必到，著文绘画，高度评价他们的表演艺术以及对昆剧所作的贡献，岳美缇演出《牡丹亭》时，十发先生不仅为其精心绘制了一把《依梅傍柳图》的泥金扇面，还为她出主意：“你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柳梦梅，因此，不光手里拿的是梅花扇子，服装上也要绣出各种各样的梅花，这就叫‘讲究’！”对于张军、沈伏丽等小字辈演员，十发先生也倍加爱护，张军首次举办个人表演专场时，十发先生不顾重病在身，在病榻上题写贺词，以此鼓励。上昆建团后那几年，凡是说明书、封面、电视片头、礼品等等都是出自于十发先生慷慨赠与。就连梁谷音、计镇华两位艺术家演出《蝴蝶梦》时，台上挂的那幅庄周画像，也是出自十发先生亲笔。他说：“这是昆剧看得起我，也是我和昆剧有缘！”

十发先生与程多多成立“多多曲社”后，每逢曲社活动，程府内总是丝竹悠扬，水磨昆腔，不绝于耳。兴起，十发先生也会起身，高歌一曲《刀会》《弹词》或《山门》，他说道：“别人唱昆曲，喜欢演小生、小旦，我就喜欢唱大面，这叫角色对路。”